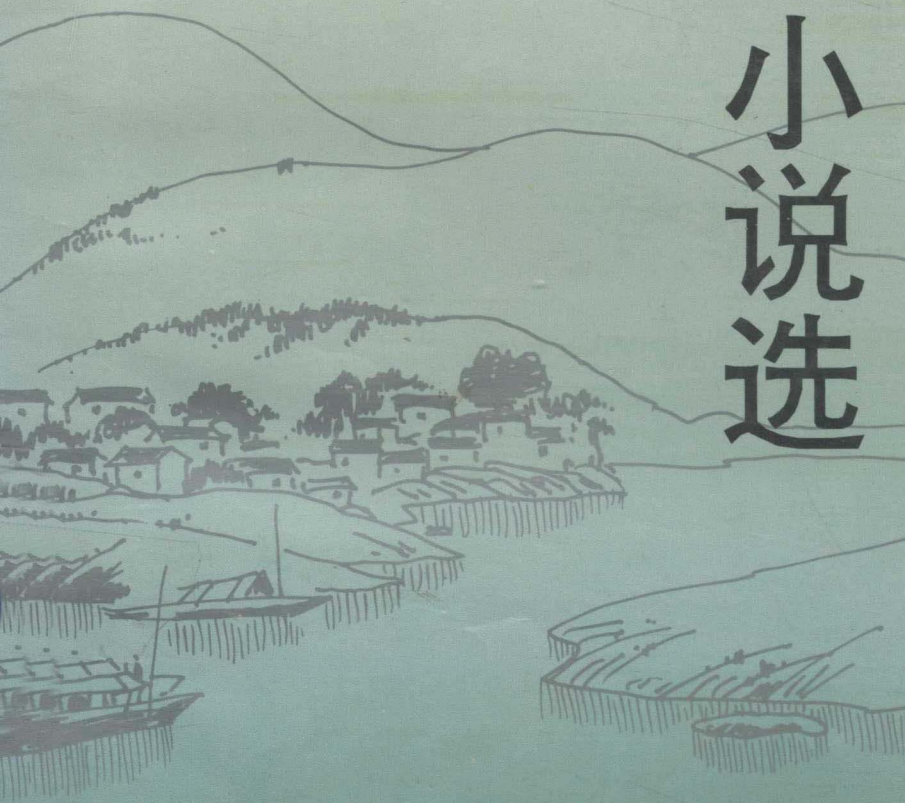


赵剑平小说选



作家出版社

赵剑平 小说选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剑平小说选/赵剑平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5. 4

ISBN 7-5063-0908-4

I. 赵… II. 赵…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884 号

赵剑平小说选

作 者: 赵剑平

责任编辑: 王文平

责任校对: 冀 文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 话: 5005588 转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14.25 插页: 1

印 数: 0001—5000 册

版 次: 1995 年 4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0908-4/I·899

定 价: 13.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影

直到陳寅生走來，站在他旁邊。“徐
說，“我來敬你一杯酒。”徐又
來，但他端着一杯酒，卻不忙當面下
~~我~~“我晚酒醉，其實^是~~我~~要我
，你升官~~那~~哪。”只是怎麼說着。而
很懇切的，“我在那邊待半天，你也
我喝一杯。”話一轉，“現在我過來
誠意要敬你的。”（徐又是似乎被打
正之地望着陳寅生。

作者手迹

大山的呼唤

——《赵剑平小说选》序

王 扶

贵州多山。那些坚强的、粗犷的、云缠雾裹、宛延逶迤的无际的山，蕴藏着多少古老文化的原始野性和生命的欲望，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和神秘的追索。又一个年轻的作家从这孤独沉默的群山中走了出来。

几年前，第一次读赵剑平的作品，感到这位年轻的作者，像他所来自的大山一样，质朴、厚重，同时又洋溢着那种大山的儿子所特有的聪慧和狡黠。

赵剑平是贵州遵义地区人。遵义这个地方不仅是革命历史名城，历代也是名人倍出的地方。而近代更有许多作家出现，如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都是出自这个多山的高原。人常说：山灵水秀人杰。赵剑平能够从大山中走出来，除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得益于这一片神奇山地的灵秀之气。

赵剑平出生在一个叫庙塘的古老山镇。用他的话说，那是一条挂在悬崖上的街。他的祖母是贵州“古老户”仡佬族人。这位善良智慧的老人也是仡佬族人的歌手，她的那些关于土地与民族，生活与向往的歌谣，给作家小时候营造了一种美丽神奇的氛围，梦一样伴随着作家的成长，直到这梦成为现实。

难能可贵的是，赵剑平的小说为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至今仍肩负着贫困的山民们普普通通却震撼人心的命运，他更为我们展示了黔北山区当代生活的画卷，展现了沉寂了千年万载的群山，在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大潮中不可抑制的骚动。在他的笔下，那些愚昧、封闭的山区现实，与当代生活的文明、开放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赵剑平的根植在大山之中，但他又是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作家。他怀着对当代生活的观照与沉思，敢于直面人生，敢于直面当代生活的变幻莫测，敢于直面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尽管在艺术手法上他还有着某些稚嫩，在创作上也还有着自己的局限性。但他作为一个负有责任感的年轻的新生代作家，能具备敏锐的时代的忧思和鲜明的搏击的勇气，其前景无疑是很光明的。

赵剑平小说创作的又一个特点是真诚。实实在在的真诚，绝无花里胡哨的虚假空泛，就像他生活的那一片大山的性格。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说：一个作家的第一职责就是自然真诚。从赵剑平的作品中，看不出追着“潮流”、“流派”奔跑的轨迹，更没有“借来”的风格。他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人生境界。在他的作品中，我读到了那些贫穷制造的血与泪的悲剧。愚昧和贫穷不仅造成了骠悍的骡子的伤亡（《第一匹骡子》），造成了人与鼠斗的惨烈场面（《鼠患》）；更可怕的是，它那种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

伤害，“穷人光荣”造就了二流子唐二的悲剧（《穷人》），对“神树”的崇拜使老牛毛成了癔症（《白果》）等等；人生的沉重发人深思。但更多的，我从赵剑平的作品中，读到了山里人的真诚、善良，以及对时代脚步的捕捉和追求。牛贩子老炳奎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将生命让给了青年二狗（《两个贩牛人》），很平凡，也很崇高；而那些勇于冲破世俗的重重险阻和超越自我去寻求爱情的动人故事更是动人心弦（《竹女》、《太阳雨》、《细长的山路》）；还有那些开山区之先锋，将时代的风潮吹进古老山乡的可歌可泣的挑战者（《梯子街》、《破车》）；……正如作者所说：“改变人的不是时代本身，而是人对时代的感受”。首先，这是作者赵剑平对时代的感受，然后才是他笔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感受，进而带给了读者的诸般不同的感受。但是，不管这感受会有千变万化的结果，而作者有意无意追求和向往的人生境界总给人一种大山的实在和攀登者的倔强进取。

在今天，变革的时代本身，不免带给社会一种浮躁的心理。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普遍生活在躁动与不安之中，下海潮、炒股潮、期货潮、出国热……这热那潮此起彼伏。文学当然也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与诱惑，它正被金钱渐渐吞没。赵剑平在这时候仍能够执著于文学，这无疑是一种如大山一样的孤独和寂寞的选择。但文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真正的作家应该耐得住寂寞。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而选择，就是命运。

赵剑平的背后，是坚实而又封闭的山地。他的前面，也迷乱而辽阔。生活逼使他必须作更深入、更广阔的观察与思考和更艰苦的写作实践，他才有可能带着自己沉重的选择，从思想和艺术上达到更深刻更完美的境界。这也是大山的呼唤，大山的重托。

认识赵剑平许多年，谋面却仅有几次。可以说，他给我留下了如山一般的真实、结实和朴实的印象。

读过赵剑平许多作品，从不成功的到成功的。尽管不乏上乘之作，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仍是那只白羊。到目前为止，《白羊》可算是赵剑平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也许这是我的偏爱。

我很怕为别人写序。作为编辑，一辈子都是幕后工作者，难有知名度。而知名度又是为作品增光添彩的重要因素。由我写序，自是等于放弃了这一光环。

我也很少为别人写序。在《人民文学》这么多年，大多是只识作品而未必了解作者。尽管文如其人，而由于种种局限，真正了解一个人则是极不容易的；这也是我喜欢读传记的原因之一。如果对作家了解不深，则很难在“写”与“读”之间架好沟通之桥。

总之，作家出版社能为赵剑平出选集并不容易。作家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同一幢楼；赵剑平这之前在《人民文学》的发表又都是我的责任编辑；而出版社管事的王文平先生又诚挚相邀；……

我不可能推却。

因此也注定要为自己留下一些遗憾。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

目 录

杀跑羊	(1)
破车	(18)
白羊	(59)
太阳雨	(68)
老人行	(83)
白果	(95)
第一匹骡子	(133)
灰楼	(153)
黑色伏尔加	(172)
梯子街	(190)
两个贩牛人	(239)

目 录

祖婆的仓房	(257)
穿着公家大衣的人	(269)
穷人	(285)
剥船	(326)
细长的山路	(331)
彩色圈	(346)
喀斯特山地	(361)
鼠患	(405)
竹女	(420)
芳草岸	(433)

杀跑羊

一

宴会是很轻松的。“雷都不打吃饭人”；我们的文化就这么规定着。况且，正月初七、八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一年一度的，播州地区要把各县市的头头脑脑们召集起来，总结总结啊，安排安排啊；而其实都很虚，目的还是要慰劳大家，一年辛苦到头，又要接着辛苦下去，让大家来吃一点，喝一点，放松放松，正正经经过个年……

这是播州地区的规矩。当然，也许别的地区没有这样的规矩；甚至完全可能是反的，比如在春节这样的传统而且隆重的日子里，领导们首先不是考虑享受，而是特别深入到基层去，冒着飘飘扬扬的雪花给大家拜年。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法；播州地区的经济，在黔省，甚至在西南这一块，这些年像驴打滚一样，总是很显著地往前翻；一好百好嘛。

轻松是可以的。但轻松过了头，产生出“负压”来，也就醉了。幸好这样的宴会从来不曾有人醉，充其量不过有人兴奋一

点。

“王八有一种很好的做法。”一只酒杯见了底，“首先是……一盆清亮水，滴那么几滴菜油，用不着其它饲料，也就是那么几滴菜油，放进去喂几天……然后，实际上呢，这王八肠肠肚肚都被洗了一遍……冷水下锅，活鲜鲜的，用细火煨……当然了，锅盖捂着，但锅盖上要有一个洞，这一点很关键，因为那王八憋不住，会把脑袋从那洞探出来，而且大张着一张嘴巴，就那么喘啊喘啊……这时候，这一点又很重要，你必须把原先预备的佐料，拿一只小瓢舀了，往王八嘴里灌……它自然禁不住呛，会缩回去，但不一会，它又会探出来……”

这是陈寅生。有人给陈寅生斟上酒来，他一仰脖便杯底朝天，于是斟酒的人还没有转身又不得不给陈寅生把杯子满起来。一桌子的县委书记，显得都很文气，似乎只有陈寅生才有些汉子气。这也难怪，播州十六个县市，小如蚱蜢大如牛，唯有各项指数在全国都叫得响的顺安县，是叫陈寅生给扛了。听起来，大家都是县委书记，谁也不比谁短；但只要遇上地区或是省里通知开会，各县的轱辘堆在一起，寒酸的有老式北京吉普，气派的有豪华奔驰大轿车，那个差异呀，才让人知道哪是儿子哪是老子……

但陈寅生的豪壮却是另有原因的。依陈寅生自己的话说：麻袋装不住锥子。陈寅生的确有本事：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赤水河一个林场工作。林场里百十来号人，都各有各的名堂，陈寅生跟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天长日久，他不仅能够拉大锯，放筏子；而且把胆子练得很猫，敢提着枪追杀野猪。他喝酒在全林场也有名气；据说放筏子那会儿，一楠竹筒子酒，少说也有十来斤，他背在身上，只三五天工夫，大家就会看见他把楠竹筒扔进水中，像放筏子一样的漂起来。但陈寅生真正让人佩服的，还是那回省

里一位副省长来林场视察，突然害了急病，林场卫生所束手无策，而陈寅生只在路边抓了一把草，煎水给副省长喝下去，就把那病给治了。当然，陈寅生那时候已经是副场长了，不然，副省长不会认他那一把草。

陈寅生在这种环境中变得很丰富，但也养成一种野气。直到当上顺安这个大县的县委书记，到省党校和中央党校都去过，他这种野气，还是没有被完全磨掉。老实说，有本事，而没有怕惧，这是很危险的。播州地区的县委书记们，愿意和陈寅生坐在一起，并且喝一点酒，主要还是取他丰富的一面。的确，听陈寅生摆龙门阵，有一种开眼界的感觉；尽管在言语间，陈寅生有那么一种咄咄逼人的味儿；但这似乎正是听众要付出的代价。

只有一个人，顺安市的市委书记徐文虎，他对陈寅生的龙门阵很不以为然。“吹牛皮壳子！”他是这么概括的。顺安市是地直机关所在地，但只是一个县级市。论实力，顺安市地盘上有很多国营大中型企业，一点也不亚于顺安县。“我本本上注册的地师级干部都上百人。”这是徐文虎值得骄傲的。他不谈经济基础，尽管这也没有哪一个县市敢和他比；但上层建筑这一点，却是绝无仅有的。真的，除了告老还乡，哪一个地师级会闭起眼睛跑到那些小地方的户口簿上去呢。所以，徐文虎是一下就拿住自己的特色。但陈寅生也有治徐文虎的招数，不然就果真不是那个曾经在森林里滚过的陈寅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重要法则；而陈寅生只要这么淡淡的重复一下，徐文虎便常常无言以对了。就像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徐文虎那个强大的顺安市，也不过是陈寅生那个巨大的顺安县的包裹之中。别看一县一市，他们代表的却是两种文明。所以，陈寅生和徐文虎在那里对垒的时候，往往陈寅生这边能集结起一堆人来，

而徐文虎那边则只有两三个人，显得尤其单薄。播州十六个县市中，到底还是以搞农业经济为主的县居多啊。这一点，徐文虎嘴上不说，可心里却在犯劲。有一回，他在市地方志办公室那边偶然听着一件事情，说文革以前顺安市的市委书记由省里派遣；这使他很兴奋，就想到顺安市升格成省辖市的事情。自然了，全顺安市的决策层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很齐心，找的找依据，写的写报告，甚至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治协商会议上都有人发言。后来呢，据说升格的报告总算送到国务院，但结果没有被批准……

“要公羊，母羊跑不远，没有多大的刺激，公羊雄赳赳的，那才来劲头……两条腿跨到背上，不是骑，而是松松地夹着……即使是公羊，其实也很温驯……抬起下巴，力量和两条腿形成一个三角形……看见脖子那儿一跳一跳的，就是血管，大动脉，血都集中在那儿，就往那儿扎下去……”

陈寅生正说着，冷不防一杯酒戳到跟前。他回过头去，才看见徐文虎站在旁边。徐文虎先前在另外一桌，这会儿专门过来给大家敬酒。陈寅生不讲价钱，一仰脖子又杯底朝天。接着，在座各位都表示过去。谁知徐文虎不走，他挪过一张凳子，就在陈寅生旁边坐下来。

“你在摆杀跑羊……”

徐文虎对陈寅生道，很亲热很感兴趣的样子。

“未必你还懂不成……”

陈寅生笑了一下，又想奚落奚落对方。

“你这是从人家那里批发来的，”徐文虎说，“又在这里零售给大家。”

“你过那边去。”陈寅生推了推徐文虎，笑道，“你是搞城市经济的，我不摆给你听。”

“这一伙子人，就数你的牛皮壳子吹得圆。”徐文虎不急不恼。

陈寅生眼睛鼓了鼓，“老子是经过实践有感而发。”气冲起来，“不像你小子空对空，秘书写好稿子，主席台上端起架子，念他妈老半天，台下的人都东歪西倒打起瞌睡来……”

仿佛要哄一点气氛，一桌的县委书记都笑起来。“听说徐书记眼睛有一点近视，一回在台上读报告，台下的人都走光了，你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哟。”大家又一阵笑。但显然，这是故意编排出来挖苦徐文虎的。

“老子的眼睛是考空军的眼睛。”徐文虎红了一下脸，勉强地反驳着。

你不要以为在你的地盘上，”陈寅生道，“就可以吹牛皮不上税。”

“吹不吹牛皮，”徐文虎反弹回来，狠狠地咬住先前的话题，“你杀一回跑羊给大家看，我就信服你。”

气氛一下变硬，一桌的县委书记都盯住陈寅生。

事情突然就微妙了。

那阵，陈寅生稍稍一愣，琢磨琢磨形势，便一杯酒倒下肚去。于是，他撩起两只衣袖，一拳砸在桌上，震得那杯儿碟儿的跳起来。

“我才不相信乌梢蛇会翻黄呢！”他很豪气地吼着，“拿羊子来，拿公羊子来。”

徐文虎似乎就等着这句话。他把一截食指蜷着，戳到陈寅生跟前，“我们拉个钩，免得你过一会儿反悔。”笑扯扯的道着。

陈寅生看一眼徐文虎，推开他那富有挑衅意味的手，“我不搞这一套。”有些阴郁地说，“大丈夫说话……你听就去找羊子，

不听就当摆龙门阵，反正不留哪样痕迹的……”

一桌人听着，仿佛从来不曾有过的刺激，都哗哗啦啦鼓起掌来。

而徐文虎也不再说什么，起身往餐厅外面走去。

陈寅生这里却很镇静，照样吃菜，也照样喝酒，只是话比先前少一些罢了。

二

第二天，吃中饭还有些时候，各县市的头头脑脑们从地委会议室出来，依旧是五花八门的玩笑着。机关上很清静，人们还没有从过年的气氛中解脱出来，部门里值班的，也很松散，提前下班走了。没有人提那杀跑羊的事情，都忘记似的。招待所和地委一墙之隔，出地委大院的门就可以进招待所的大门。大家正兴冲冲地往招待所走去，却突然听着“咩——”的一声叫唤，就都醒豁地站下来。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在招待所白色的围墙下面，有位老人牵着一只羊蹲在那里。羊是白羊，和招待所的白围墙溶在一起，不那么引人注目。“咩——”那羊又叫唤一声，陈寅生听着，有些心慌气短。他想拔腿走进招待所去，却一转身，和徐文虎碰了个正着。而徐文虎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拿一双眼睛望着他。不知怎么的，他觉得徐文虎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

“我成全你……”仿佛是下意识的，陈寅生这么咕哝一句。

而徐文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好像那白羊和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拿刀来……”陈寅生说。